opusdei.org

信仰與愛戰勝一切

「有些日子當我早晨起來,一想到我丈夫的疾病,一陣哀傷自然地湧上心頭,」芘娜•費南斯-羅莎(Pilar Fernandez-Loza)說,她來自西班牙的阿斯土利亞省份,「但我即時反應而請求天主的幫助。」

2006年12月17日

金緍调年紀念

我們剛慶祝了我們結婚的金婚週年紀念,它是個特別的日子。我們曾慣常想當我們較年老時,會有典型的毛病,如高血壓等。現在,有些日子當我早晨起來,一想到我丈夫的疾病,一陣哀傷自然地湧上心頭,令我想起伊芙•芘亞(Edith Piaf)的一首歌:早晨,憂傷(Bonjour, Tristesse),但我即時反應而請求天主幫我能夠讓自己與祂的旨意認同。

加爾丹奴已經病了十年,最初徵狀出現於1996年聖誕節當我們前往畢爾包探兒子,回程時他駕駛車子而兩次迷途。這使我感到奇怪因為他熟悉這條路途有如他的手背。(這使我感到奇怪,因為他非常熟悉這條路?)從那時開始他有猶豫和分心,他會下樓去買報紙,卻把它放在枱上而不打開來看。

「芘娜莉麗·」他對我說:「有些事 正發生於我。」 1998年春天的某天,如每年一樣,他坐下來做(處理?)自己的報稅表。雖然他是一間銀行的核數師,他卻無法完成它。最後他說:「讓我們去看醫生吧。」

是老年癡呆症

自此他逐漸失去了他的記憶,這真辛苦,因為他在那裡--但他不在那裡。 有天在一個聚會中,有些人提起他的 表情、動作都改變了,失去了眼神的 接觸。「也許是的,」我對他們說: 「但我丈夫的眼睛仍然是藯藍的。」

我嘗試給予他所有我能給的溫情,我不需要勉強自己,因為,感謝天主,我們一直是非常幸運的一對,我們彼此相愛,現在依然,雖然他已不能表達出來。有時我將臉接近他的唇,雖然他需要些時間去反應,通常他終會給我一個吻。

一個聖召的恩寵

雖然苦痛不會缺席(苦惱不斷?),然 而我們的婚姻很是美麗,我們其中一 個孩子去世時年紀只19歲,但我們常 常都依靠著信仰的力量和安慰,錦上 添花地我們還獲得了聖召的恩寵,自 六十年代末期以來我們已是主業會的 可結婚成員。

加爾丹奴決定後不久我才隨後決定。現在我很開心地回憶,當他要去參與數天的週年退省時,我從沒有給他任何阻礙,例如,我獨自與孩子們留在家中,那時我還未成為主業會成員,但我想:「這為他是好的;如果為他是好的,那為我也是好的。」

其後當我加入主業會,他也沒有給我 任何阻礙:相反,他常常幫助我活出 我的聖召,感謝它使我們在教育子女 人性和精神關係方面均得到許多良好 的建議。

當然,發生在我們身上最奇妙的是我們的聖召,如果加爾丹奴是健康的, 他也會如此說。他常常都確知這點, 這就好像一個母親的溫柔。我在三歲時失去了自己的母親,兩位姨母將我養育成人,她們成了我的兩位母親(猶如親母一般?),她們去世時年紀都過了一百歲,她們一直用電話來幫助和安慰我直至她們的最後時刻。我因為我的情況而不能夠去探望她們感到非常難過,但她們告訴我:「不要焦慮,妳現今的首要任務是照顧妳的丈夫;其次是照顧自己。」

因此,無論何時我去參加主業會的活動,雖然他們給我建議要求很高的基督徒生活目標,我感謝他們,當他們問我為何如此做,我既是阿斯土利亞人而喜歡說話清晰,我於是答說:「因為你們在幫助我!」

自然地為我而言有些主業會聖召的層面是很難付之實踐,在初時我也有些東西不明白,我也為此感謝天主:我一直在溫順方面增長去承行天主的意旨,而天主亦一直為我現在的情況準備我。」

主業會幫助我在這疾病中看到天主的愛,助我去微笑和保持歡樂。我有流淚的時候,但它們是不含苦澀的,卻是寧靜的、平安的。這是現時我忠信於天主和加爾丹奴的方式。

我的支援團體

我屬於一個有老年癡呆症的家庭的組織,我也是一個照顧患有這疾病的病者的團體中的一份子,我們嘗試互相

幫助,因為我們的情況是很困難且難以忍受的。這組織運作得很好,它給予我們指引、它安慰我們、給予我們溫情並為我們定立目標。我們的團體還有一位心理學家給予我們意見,並鼓勵我們照顧自己,好使我們將自己的良好傳達給病者。

由於這疾病有自我孤立的傾向,而朋友也許為了自我保護而減少探訪的次數,看著一個人慢慢地關閉自己實屬可悲的事。

回憶

我對著加爾丹奴常多說話,雖然他不能回答我,我也不知道他能否完全明白我所說的,每當他從日間照顧中心由一位人士陪同回家來時,我總在大門口迎接他,就像以前我們訂婚後所做的一樣。

現在回想起那些年月,我很高興我們曾有過基督徒的訂婚,我為此多多感謝天主。現今的許多年青人似乎不知

道真愛的意義。那天當我的孫女瑪利亞問我有關我的婚禮,我告訴她一些個人的事,甚而一些親蜜的,可反映出那時的加爾丹奴是怎樣的。婚禮後的第一晚我們入住高華當卡(Covadonga)的一間十九世紀時代的酒店,從那房間的一個窗外望,可以看到高華當卡聖母像。我上床時,發現枕頭下有他寫給我的一封信。

我們訂婚四年,整個訂婚時期實際是以書信來聯繫,因為他那時在阿美里亞(Almeria),而我卻在希洪(Gijon),當時旅行與通訊均沒有如今天這樣容易。我們極少有機會見面,但在那四年內我們每天彼此寫信給對方;每天。在他放在我枕頭下的那封信中,他訴說他對我的愛,領受婚姻聖事所給予他的喜樂,和他渴望一生對我忠誠。

我記得多年前,當我們居住在畢爾包時,加爾丹奴因為他的工作需要,經常往外地公幹,他曾告訴我,有次做

完了一天的查核工作--我不記得在那個城市--他與同隊的核數師到酒吧去飲杯啤酒,隊友中是已婚和單身的子,你有理吧內他們遇上一些女孩子吧,那些是正常的女孩子。是他們再到那一个大孩子。不知道的那些人。「因為我的們問他。「因為我的們問他。」他們問他。「因為我的們問他。」他們問他。「因為我的們問人必須格外小心且知道如何有過當時候避開。

我記得他準備他的查核工作時的細心,他想做到可能的最好,然後奉獻給天主。在呈遞它們之前,他常會問我意見關於這或那表達的措辭。「是關於這或那表達的措辭。「是的,但女士通常都是比對銀行沒有絲毫概念呀!」我是比對大理,」他會說,「而你知道,但可說得更動聽點。我想說出真相,何說得更動聽點。我想說出真相,不想傷害任何人。來吧,讀這句不想傷害任何人。來吧,讀

這些是否只是些無聊事呀?我不認為如此,而是活出貫徹的基督徒信仰,而這些從何而來?由他所活出的祈禱和主業會的精神--那亦是他現時的生活,因為這疾病也是「主業會」,天主的一件工作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xin-yang-yu-ai-zhan-sheng-qie/ (2025年10月28日)